



瓷器生活

□紫苏河

的艺术性不同于其他古董,它少了些冰冷,多了些世俗,活生生地就是生活的艺术。当然,这个道理是我后来才明白的。

对于那几只青花瓷盘子,我还是有特别体会的。童年时,物质生活不算富裕,食物种类不多,但祖母总能用她的双手魔术般地弄出几样小菜给我们一个惊喜。做好的菜用青花瓷盘子盛着,有时是青青白白的青菜豆腐,有时是黄澄澄的炒鸡蛋,衬着白底青花的盘子,煞是好看。

后来,曾有收购旧物的商人觊觎过那几只青花瓷盘子,可任那人好说歹说,祖母也没有卖给他。或许对祖母来说,清贫的生活有些寡味,但有了这几只青花瓷盘的点缀,总能寻得一丝美好。对于祖母来说,青花瓷的价值是对生活的包装,当然也是对她和祖父感情的包装。要拴住男人的心,首先要拴住男人的胃,祖母自然是个聪明的女子。

也许是青花瓷盘子的功劳,至今已85岁高龄的祖父,依然有着很好的胃口。

如今,我早有了自己的小家,也曾希望一日三餐从外面的餐馆转移到自家的餐厅,下厨却是让我头疼的事。平常,两人为了谁下厨总是互相推诿,实在推不过去,就煮碗泡面,似乎谁都没有理由要为对方做饭,因此,吵架拌嘴比家常便饭还要来得频繁。

想想结婚之初,亲戚朋友送了不少漂亮的餐具,母亲还特意为我做了一件围裙,上面绣着精美的图案。但这一切似

乎连同我们新装修好的厨房,都成了一种摆设。直到我们结伴去看祖母,又见那几只青花瓷盘。

祖母的手艺依然那么好,菜的品种多了,味道却没有受影响。那几只青花瓷盘又多了一些用过的痕迹,却似乎更能勾起我的食欲。祖母习惯性地给祖父夹菜,多少年来已经熟悉的举动,竟突然让当时的我深深惭愧。

回来后,我主动翻出精致的餐具,正式开伙。老公自然是举双手赞成,还很有诚意地买回几本菜谱,说要好好研究。

我们拿出一套上好的骨瓷碗碟,当初因为太精致,一直舍不得用,现在想来,倒是辜负了瓷器工匠的一番用心。

第一次正式开伙后,我才发现瓷器的美妙:普通的米饭装在精巧的骨瓷碗中,连光泽都变得不一般起来;而朴实的家常小菜,在骨瓷碟子的衬托下,也让人遐想无限。仿佛眼前看着的是美好,将要吃下去的也是美好。

饭后再来一杯清茶,或是一杯咖啡,在光洁的杯壁映照下,杯中液体没有任何时间或空间的隔阂,亲近在那一刻变得如此容易。

青花瓷也好,骨瓷也罢,且抛开繁复的文化与历史不谈,我想,瓷器更多的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承,记载的都是人间烟火故事。唯一特别的是,瓷器不只是简单的记载,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平常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包装。

生活亦是如此,平淡久了,就借一曲瓷器的旋律,演绎一出春江花月夜。

比起饥荒年代,现在,食物的意义已经不只是为充饥,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盛宴,是跳动在味蕾上的诱惑,是视觉的饕餮。而要完成这一切,离不开瓷器的包装。

祖母那里有几只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的青花瓷盘子,盘底是几个孩童在天真嬉戏的童趣图案,盘沿有一圈花样图纹,充满了岁月安好的幸福气质。

青花瓷自然是珍贵的,尤其是古瓷,有了时间的见证,就连细碎的裂纹也显得弥足珍贵。或许,一道裂纹就是一个故事。但不管怎样,瓷器终是生活用品,而不是展览品。瓷器

田间功课

□程远河

总是深深地想起父亲在大田间挥锄劳作的一幕。

应是五六岁的光景,一日午后,在奶奶膝下嬉玩的我被母亲命令去地里喊父亲回来吃饭。

走到场上,觉得脊背被晒得生疼,透过薄薄的鞋底,感到地面很是烙脚。快步走上长长的高坡,终于来到父亲干活的地块。

首先看到了地头的鞋子。父亲是赤着脚下田的,他锄过的土地每隔不远就有两个深深的脚窝。赤日当头,父亲的身体弯得几乎和大地平行,腰里系着一条毛巾,眼睛紧紧盯着脚下的土地,手里的锄头一起一落,间或碰到了石头,锄头“咣当”一声被弹起老高,父亲稍一调整,又极快地继续手中的活计。他身后,被除掉的杂草在慢慢枯黄,锄过的土地变得平展而松软,玉米苗好像也多了些绿意。

不远处的树上,一只灰喜鹊耷拉着翅膀,张着嘴急促地喘息……

没有声响,他是绝对不会发现你的,直到我使劲喊了一声,父亲才回过头来。

他没有说话,舒展了一下眉头,缓缓直起了身,用力让锄头立直,手搭凉棚看了看天,然后拿起锄头一步步向我走来。

我看见父亲两鬓有好几道白渍,干裂的嘴唇上有隐约的血丝,黑红的脸上浸出粒粒汗珠。父亲拿毛巾擦了一把汗,随手拧下许多水来。

我们坐在地边的柿树下歇了一会儿,父亲卷了一根烟吸着,牵起我的手往回走。

经过一泓清冽的泉,父亲从身边的桐树上摘下两片叶子,对折成酒杯的形状,舀水喂我喝,眉宇间漾出阵阵笑意。然后他自己趴下去,咕咚咕咚灌了个饱,趁势背起我,回家。

这是我心中最真切的父亲的形象。

后来的日子,只要读到“男人”或者“人民”等字眼,我眼前就闪现出父亲在骄阳下的大地上奋力耕作的身影。

上学以后,每到假期,父亲总要带上我们到责任田里,让汗水洒过的土地上绿浪滚滚。手上磨出血泡长出老茧,背上脱掉干皮印上伤痕,感知稼穡,渐晓农事,父亲让我们在绿野山川间走进最真实最纯朴的生活。

一直到今天,父亲仍然是我精神上的导师。只要能抽出时间,我总是回乡去支援兄弟们春播夏种。虽然我们竭力劝阻,但老迈而硬朗的父亲仍是执意参与。田里割麦的辛劳,打谷场上收获的快乐,父亲和他的子孙们一起品尝着劳动的滋味。

夏天的夜晚,我和父亲会坐在门前大树下的青石板上,摇着芭蕉扇,透过密叶缝隙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,身边有老牛安卧黄狗沉睡。父亲总会和我说起我的母亲、我的童年,说起那些值得我们怀念的往事。我们的话题,总是和土地有关。

父亲总认为,亲近土地,也就接近了生活本身,虽然他一直没说出口。

曾记花开不记年

□伊尹

清少纳言曾写:在月光非常明亮的晚上,极其鲜明的红色的纸上面,只写道“并无别事”,叫使者送来,放在廊下,映着月光看时,实在觉得很有趣味。

一千多年前的小情调,虽然遥远,读起来却没有时光隔阂,一如春草,透着诱人的青。

清少纳言一生共嫁了三次,一次不如一次,到了晚年,生活贫困,一代旷世才女,住在破屋里,不懂事的少年,嘲笑老迈的她,却却知她以前的雅致——穿着淡紫色的衬衣,外面又套了白暂的罩衫,一肩垂发,纹丝不乱,阅尽华美,却是淡定自如。

日本的文学,我喜欢读的是清少纳言,她的文字并不严谨,串成华丽的珠串,往往随心所欲,是指间洒落的一把珍珠,只闻相触之声,却无线的约束。

小事物的情调,显而易见,透过女性的视角来看则更美,枕间横着的一支笛子,瓦檐间泛青的草,夜雨之后,窗格子上凝着的小雨滴,春天有鸟在空中飞过,叫一嗓子——不如归去,是子归。

一日去买面包,怀中所抱,是姜黄色的纸袋子,看了真是喜欢,很安稳很现世的颜色,抱在怀中,有亲昵感。久了,忘了抽屉里的旧信笺,一日打开看,回忆扯扯连连,像拨开的藕丝,连起隐隐的细致。想起若干年前的某一天,站在街头的电话亭,给那个人打电话,初夏的天,梧桐树叶子上有点儿生嫩,生着毛茸茸的边,开始有蝉声,却有些单调,夏衣刚刚上身,是件蓝色的裙子,母亲嫌老气,自己却固执地喜欢。那头的他接了电话,这头却不知说什么好,记得最清楚的一句,就是那句“没什么”,就匆匆挂了电话。若干年后,再路过那个地方,已改造成十字路口,车水马龙,曾经坐落电话亭的位置,如今已是车的激流。

事物消失得很快,很快地,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老,而那时的一切都会被时光冲淡,月亮不再明亮,红纸早已褪色,可那句仿佛鼓起所有勇气说出的“没什么”,却在某一段时光,让人不经意地想起。年长时,人情虽然世故,但彼时心念的,仍是人之初时最单纯的可爱。

看我们年少时的偶像组合,复出了,可青春不再,看他们演绎着昔日的经典,心里顿时有了错位的惆怅,不是当时人,哪里能够知道当时的风情,在记忆里,那种喜欢是无以替代的。

最快的,是时间,童年时,时光是只小雏鸟;青年时,那小鸟双腋成翼;中年时,时光的飞翔让你力不从心;到了暮年,只有看着时光之翅掠过的仓促。就是这么快,转眼间,人就老了。

老了就老了,用清少纳言的口头禅来讲,人生的过程,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,那时读贺铸的诗,有一句“红衣褪尽劳心苦,曾记花开不记年”,看了,令人心动而神驰。

喜欢木本植物,按四时之序生长,无论枯索与繁华,能够感受到它们的好,就足够了。

烟火人生

□包利民

常常在最静的时候,才会体悟到,一个人的生活如果算作十分,应该是这样,三分随烟火,三分入浮云,三分求名利,一分游梦乡。

只是,难得一静,在尘世的喧嚣中奔走,往往于不经意间将那些恬淡的心境摒弃。生活,不是简单地为生而活,也许有着更丰富的内容,只是,为了眼下的名来利往,生活已经变得狭隘而困囿。

人间烟火,无人可避,也无须避,那自是最浓重最朴素的生命背景。红尘之中,最难割舍的点点滴滴,不是辉煌绚烂,也不是刻骨铭心,而是琐碎日子里最不经意的种种。

毕竟,生活再忙碌再繁琐,总是要给自己一些宁静的时刻,就如两支乐曲间的短暂休止。那样的瞬间,宠辱皆忘,灵魂可以自由地憩息或驰骋,心随浮云,意附花开,那一刻,也许才是最完美的生活。

人生于世,追名逐利,原是生存正道,只是在名来利往之间,却不知不觉地走入生命的歧途。有人认为,辉煌只是瞬间,相对于生命的长久,犹如长河浪花消逝,所以,那种追求只是将生活错位,得不偿失。也有人认为,生活本就是一个不停向上的过程,只要努力过,即便不曾辉煌,也是达到了自己的人生高度,也是无怨无悔。

只是,太多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,太过投入,错失了身边许许多多的美好,所追逐的东西占据了整个生命,生活单调而拥挤。忙与累,成了很多人对生活的感叹。的确,人们似乎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了,即使有梦,也只是些噩梦。羡慕那些在艰难的生活中,还能梦见蓝天碧草的人,虽然境遇暗淡,却没有染黑有色彩的梦。梦不是生活全部,却如盐,虽少,却不可或缺。

生活,世界,其实更如席慕容诗中所说,只是一个“在温柔地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”。我们只是一株果树,长于红尘,仰望青天,也曾努力生长,也曾花团锦簇,也曾经风雨,也曾有梦,也曾果香四溢。这样的结合,才是最真实最无悔的生活。